文翼公遺稿 全

鄭文翼公遺稿

日晩扶人步庭鄰里故人皆逝來現者皆是後
生愴懷仍成一律

金章已謝路漫漫每白歸鄉舊業殘沿澗石田纔數
畒打頭茅屋只三間一村黎老皆新面兩岸青山是
舊顔鄰里不知蒙譴重猶將白酒慰新還

乘竹輿往槐木亭與宋汝佐鄭和觀築堰處俄
而日出風和成一律

連旬陰雨積沉憂今日何知宿霧收麗日曈曈春服
穩和風習習野亭幽原頭草細看牛卧澗底芹香聽

女謳千古浴沂遺想在蘭亭何慕晉風流

徃槐亭宋世欽吳卿道亦到終日相話回家成

一律

平郊如掌雨新晴老子何妨杖屨行細草綿綿鋪錦
羅幽禽戛戛奏竽笙天邊雙闕青雲遠澤畔孫臣白
髮明處世自知無寸長不妨漁釣送殘生

丁酉正月夜吟

身落南州已二期夢尋京輦夜遲遲曉來星月情何
似千古菟亭是我師

二月既望行寒食祭于祖墓欲得吉兆周覽支

攏愴懷

登山初與野翁期陟巘緣岡步步遲是處靑山骨可瘞餘生何用問醫師

惟吉去後尤愴懷月夜偶吟

注山東麓可棲身息許歸田白髮新田畝耕耘爲事業藥園蔣種亦經綸南村父老遊從寡北極星辰夢想頻淸夜湯湯無晤語照心猶有月孤輪

夕雨後寒甚見竈下積火移于木爐以煖身夜半得句書示兒輩

奴拾柴薪用力窮炬消榾柮火通紅昏鷄棲定風初

下旅鴈聲高夜正中北闕夢回天穆穆東山蹟滯雨濛濛一生枉走叨名位竟與邯鄲呂枕同

曉聞杜宇聲有感

北客歸期未有期杜鵑何事苦催歸可憐禽鳥無關繫亦不因風學奮飛

注山十律

西峯高崒嵂松檜掩山椒兒向炯中牧奴投雲外樵

斸園蒔菜早開畝引泉遙可笑殘生計何辭穡事勞

又

村近虎蹊遥天晴捲霧雲津津春事迫寂寂世情分

到老詩成癖消愁酒策勲鷄班已絶跡猿鶴與爲羣

又

無心雲出峀有意鳥呼林蛺蝶籬邊鬧桑麻户外深
北鄰梅吐雪南澗柳拖金物物牽詩興停盃費獨吟

又

漠漠山雲霽芃芃京國賒青歸原上草紅蘂澗邊花
萬象皆春色孤生感物華山僧情獨厚霖潦亦來過

又

耕稼隨時候陰晴問僕夫帝鄉雙闕遠畲畝一身孤
即事非高卧閑吟是向隅平明看隴陌微雨洗平蕪

又

聞説槐亭勝携筇日往還草茅牛卧穩溪静鳥飛閑
世事隨流水人心剗怒瀾歸來成小醉妻子亦怡顔

又

窮巷人蹤絶春深百感生庭空鶯落絮門掩見飄英
白髮明田隴丹心指帝京孤懷何處展風雨夜冥冥

又

有僕耕南畝衰翁望北山園蔬晨自灌柴戶晝常關
犬吠疎籬下鸎遷茂樹間幽懷乃至此可寄暮年閑

又

仲春已蒸欝陰雨亦彌旬耕㒒愁侵畝厨人苦濕薪
出門泥没膝過野路成津無處排孤悶開窓獨酌頻

又

疇昔京朝客今爲田野人形骸元土木吟咏費精神
野蔌供新羡山花媚暮春孤村淸勝富誰道野翁貧

自穰德向金海途中吟

積謗如山竟見原此生無計答天恩十登峻嶺雙垂
淚三渡長江獨斷魂漠漠高峯雲潑墨茫茫曠野雨
飜盆暮投臨海東城外草屋蕭蕭竹作門

偶吟

故國清秋曉新晴馳望虛野田黃稻亞官路碧梧疎
孤塔金官舊荒城羅代餘空將懷古淚添灑老臣裾

又

搖落盆山暮寒江向海流魚龍回永夜風露動高秋
獨鶴猶高邁羣鴉得自由故園千里遠心折此淹留

又

高郭連紅樹幽齋俯碧湖天晴雙闕遠海闊片雲孤
愁思憑詩遣形骸用杖扶無勞談世事日日醉如愚

臘雪

臘雪消災沴風致和念我穡事應受休嘉雨暘順時

播種孔宜長養南薰以時耘耔去我蟊賊日致離離
黍稷穜稑實穎實栗及時而登充塲盈室百室既盈
民亦樂康夫復何為宰豚烹羊社鼓鼕鼕祈來歲穰
亦用餕餘來餉老耆一觴又觴春生枯朽白髮龍鍾
但祝聖壽聖壽何期天長地久

有明朝鮮國通訓大夫安東大都護府使兼安
東鎭兵馬僉節制使宋公墓碣銘 并序
侯諱汝諧字虞卿恩津縣人考諱順年禮曹正郎祖
諱繼祀司憲府持平曾祖諱愉虎賁衛司正妣金氏
直提學金孟獻之女侯性敏而文旣冠中司馬試歲
丁酉以門蔭補參奉歷奉事直長由漢城府參軍陞
司憲府監察分司全羅按事明允還刑曹戶曹佐郎
所在舉其職同列視之爲先輩長者而不敢狎侯位
彌顯務益煩然猶力學不怠卒擢甲寅別科第四人
即拜司憲府持平遷司諫院獻納自是聲名籍甚凡

朝廷大事大臣爭引爲佐累陞禮曹參議陞通政燕山惡直言誅黜無間久近俟謫沃川郡令 上踐位倒除職猶落通政階不復物論頗稱爲會安東新經慶朝政殘民瘵擧俟爲府使由濟用監正以尙務先寬惠所以爲民除害靡不周公私接堵不自知其彫敝之餘也亦期尙僃五歲庶幾一境得延其賜而天道不佑大命奄至嗚呼痛哉俟性平易寬靜不爲表襮處昆弟以和接朋友以信親戚隣里有窮獨無所歸撫之若不及其卒也哭之者必哀盡焉夫人延城府院君李石亨之女生二男二女長世忠次世良並

進士世忠娶宗室京溪君深源之女生子女皆幼世
良娶柳孫陽之女生二男一女曰龜壽麟壽女幼女
長適別提尹伯齡生三男曰溪餘幼次適黃世健生
一女幼侯之生壬申十月二十一日卒在庚午五月
十九日享年五十九用庚午十二月二十七日葬懷
德縣食藏山之原先弼纔免幼齔娶婦忝同門承侯
之誨慕侯之德其敘歷官顛末非先弼誰任銘曰
德之厚位之嗇而又不壽何負于天蒼蒼之不可恃
也有是夫
皇明正德六年辛未六月日資憲大夫兵曹判書兼

同知　經筵事鄭光弼撰

有明朝鮮國成均進士宋公墓碣銘 并序

君諱汝翼字元亮姓宋氏恩津人判事諱大原之後高祖生員諱克己生虎賁衛司正諱愉司正生司憲府持平諱繼祀持平生中直禮曹正郎諱順年妣金氏安東望族藝文館直提學益獻之女景泰甲戌生君與兄汝諧氏俱早年學成至成化壬辰俱中司馬試性度溫藉儀表端嚴其應榜遊衛朝友里閭皆以雙璧目之年僅三十感風痺調養五六載既痊愈絕意科顯養眞衛芬寓意耕桑性亦淳篤事父母處兄

弟咸得和順不喜浮誇末節事律身一以恭儉雖不
區區產業而財累鉅萬有不自私樂與人共一鄉窮
乏者皆歸仰哺又通曉醫藥閭里疾病亦極力濟活
身雖不達濟人之功尚多君初娶左參贊李瑱之女
生二女女長適高敞縣監尹樞生子光富次適參奉
林世儁後娶承議副尉金玲之女生一男一女女適
及第金淨男曰世一中己卯進士有學問幹能朝夕
登用而丙戌寢疾以夭君既目見金淨凶逝又失賢
子慨念數載至戊子臘月己酉終于堀坡本第享年
七十五銘曰

氺郎朝殞桂枝夕瘁　嗚呼老椿不風而萎　有水
重回有山龍嶷　鄉閭隨淚壘壘兩塚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
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鄭光
弼　撰

鄭文翼公諱光弼世系

十四代祖諱之遠東萊戶長

十三代祖諱文道東萊戶長

墓表陰記曰公諱文道爲東萊鄭氏始祖葬在東萊華池山子坐原而其上世無文可徵至我
孝宗大王時長端松林山下有古墓毀而幽誌出乃禮部尙書文安公鄭流墓也有曰其先東萊人考諱穆攝太府卿祖諱文道曾祖諱之遠皆爲本郡戶長流年廿三以高麗肅宗壬午登科卒于仁宗丙辰即宋之紹興六年流三兄濟早

卒漸澤皆以文章材幹有名于朝云公之年代此可槩見謹追記於表陰俾後有攷焉 皇明崇禎甲申後五十八年辛巳冬至日二十代孫密陽府使鄭是先改竪

十二代祖諱穆高麗左僕射攝太府卿

十二代祖妣上黨郡夫人高氏檢校將作監益恭女

十一代祖諱澤高麗左賛善大夫門下僉議賛成事給事中亨年五十七

十代祖諱子家典儀令

九代祖諱弼文科詹事 已上七代官爵見文安公墓誌及族譜

八代祖諱椿老注簿同正

七代祖諱崇検校太子詹事

六代祖諱之衡資贍副使 已上三代官爵見副使公九代孫叅議鄭復始家藏小譜

五代祖諱承源初名毗藝文館應教知制誥墓在慶尚道龍宮縣委峯村 墓表曰藝文應教東萊鄭承源之墓公初名毗十代孫令領相太和曾按本道傷墓碣殘缺治石將改竪任滿遞歸外十代孫義城倅安應昌繼而成之以順治十四年丁酉十一月日立

高祖諱諧判司僕寺事墓在龍宮縣老峴山 墓表曰判司僕寺事贈户曹叅議東萊鄭諧之墓公之九代孫令領議政太和曾按本道傷墓碣殘缺治石

將改竪任滿遞歸外九代孫義城倅安應昌繼而成之以順治十四年丁酉十一月日立　舊表石萬曆七年己卯四月日七代孫觀察使鄭芝衍立

高祖妣龍宮金氏縣監順守女　守墓諸孫相傳言夫人墓初不知在何所後因改排墓衛得見幽誌始知合葬一壙云

曾祖諱龜齡仕本朝　世宗大王六年甲辰官結城縣監墓在龍宮縣馬山里　墓表曰結城縣監贈吏曹判書鄭龜齡之墓萬曆七年己卯四月日六代孫觀察使鄭芝衍立

曾祖妣尚州朴氏判司宰監事文老女墓在同縣九潭里　墓表曰商山郡夫人朴氏之墓

祖諱賜藝文館集賢殿直提學

祖妣延安李氏上護軍兼訓鍊觀事伯仁女墓在龍
宮縣東面知保山
墓表曰通訓大夫晉州牧使鄭賜延安郡夫人李
氏合葬之墓公東萊人年廿二中司馬試連捷丙
科拜翰林歷仕監察正言吏禮刑郎官檢詳舍人
藝文直提學出宰晉州丁母憂景泰癸酉年五十
四卒娶上護軍李伯仁女生五男二女長生貞蘭
孫次蘭秀蘭宗生貞蘭元季蘭茂女長適　金
貞用次適部錄趙元佑　景泰　年立表石
考諱蘭宗事　世祖　睿宗　成宗錄佐理功封東

萊君位冢宰弘治己酉二月卒官右參贊 贈謚
襄惠公壽五十七墓在京畿廣州省達里子坐原
有神道碑文
妣完山李氏將仕郎知止之女奉正大夫知三岐縣
事邦之孫進士保之曾孫知陜川郡事信川康居
寶之外孫卒于成化丙午三月墓在襄惠公墓左

有明朝鮮國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
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
子師 贈諡文翼鄭公神道碑銘 并序

東萊之鄭於姓譜最爲名家世有聞人高麗時有諱
穆官至左僕射生四子皆顯曰澤爲贊善大夫十一
代至領議政文翼公益大振之公諱光弼字士勛議
政府左參贊翼惠公第二子也翼惠諱蘭宗即 成
廟朝名宰相工草隸能文章四捷科第一啑勲盟有
將相才封東萊君以公貴 贈爵如公官曾祖諱龜
齡結城縣監 贈吏曹判書祖諱賜早擢科以藝文

館直提學爲養補外卒官晉州牧使　贈議政府左
贊成皆視公秩而推　恩焉妣貞敬夫人李氏亦完
山望族將仕郎諱知止之女以天順壬午六月乙丑
生公幼有氣度聰視安趨大異凡兒翼惠公奇愛之
公少多疾病不能出就外傅從伯姑鄭氏受業略解
大義鄭乃翼惠之姊而女中大家也有識鑑知公遠
到以子孫爲託及長攻苦力學專心讀誦經傳子史
微辭奧旨黙識洞究靡不淹貫尤好左氏春秋朱子
綱目手不暫釋非如俗儒尋章摘句就時用應科目
而已性篤孝年踰弱冠連丁内外艱守廬六載親具

祭奠哀毀踰制人稱其至誠弘治壬子中進士試仍
擢大科初補成均館學諭例陞博士兼議政府司錄
奉常寺直長公不卑小官供職彌謹副正鄭誠謹性
髙亢少許可及見公甚器之曰愼厚君子李議政克
均嘗兼館職亦以公輔期之時設局修　成廟實錄
朝中名士咸聚李公爲總裁官擢公處都廳專委編
摩館負於夏考俱見貶居中公亦未免連累局僚皆
意其不仕李公獨大言曰鄭之弘量必不屑矣俄而
果至其爲名公所推重如此歷造紙署司紙成均館
典籍除司諫院正言遂入弘文館爲修撰爲校理以

仕詳定局務劇改禮曹正郎猶帶知製 教遷儀賓
府經歷成均館司藝由司憲府執義進禮賓寺正復
入弘文館爲直提學會文臣庭試方出題公聞叔父
喪徑出不製坐是貶西旋授掌樂院正癸亥超拜弘
文館副提學移吏曹參議燕山主昏虐仇疾言者公
曾抗疏諫禽荒甲子竄于牙山縣時法令峻急被謫
者不得自由公擁帚守官門無厭惡之色丙寅秋將
寘重典押官遞至盡室恇擾公怡然就道邑守追訣
于草野觀者惆默公則言笑自若俄有人來說廢立
者座中抃躍公曰此爲 宗社大計但未聞舊主死

生遂卻肉不食人服其操　中廟初政妙選　經幄
長官以副提學徵還旋拜承政院右承旨丁卯　特
拜吏曹參判戊辰轉兵曹由司憲府大司憲超拜漢
城府判尹尋遷禮曹判書自吏曹至此常兼　經筵
春秋館義禁府都摠管等職庚午復以大司憲拜議
政府右參贊是年夏三浦倭叛亂南邊繹騷以全羅
道壤地相接須得重臣控制　命公爲都巡察使往
撫之公巡歷海甸凡城鎮遠近防戍緊歇士卒之强
弱軍器之利鈍無不親履而目閱其所規畫悉合機
宜南服晏然還判兵曹銓選平允軍政乃理壬申以

久執權柄辭拜右參贊九月出爲咸鏡道觀察使時
北方飢荒餓莩枕藉朝議以非位望素高盡誠體國
者莫能救活故有是 命公多方撫綏一境賴以全
癸酉 下書褒美 特陞崇政以議政府右贊成兼
觀察公上疏辭不許未幾拜右議政尋陞左先是成
議政希顔嘗薦公當宅端揆故不次擢用乙亥 章
敬王后誕元子而薨後宮有嬖寵者挾先出窺陞
中壼上猶依違首鼠公率堂僚援引經義叩閤力陳
坤位乃正丙子陞領自 成廟右文興學金宏弼鄭
汝昌倡明性理之學從游者衆至燕山朝一切驅陷

罪罟 中廟好古樂善奬用經學之士士爭奮礪謂
唐虞之治朝夕可致更張無漸大爲流俗所忌己卯
二三臣誅爲蟲葉讖書因掖庭密達以惑 天聰夜
開神武門入對便殿 天威震動禍將不測或言
朝廷大事不可使首相不知遂召公公至 上前冐
萬死救解 上怒而起公牽裾從之淚隨言滴 上
亦感悟竟寬斧鉞公之力也公常獨居深念年少輩
過激得禍爲憂有一宰以微服夜抵公宅稱有密旨
公嚴辭拒之曰今日之計莫如調劑鎮定如此處置
非所聞也至是又不詭隨乃罷相領西樞丁亥復入

爲左相尋陞領己丑以病辭 遣內侍問疾仍賜藥
餌辛卯引年致政 賜几杖不允初金安老未顯時
公目爲憸人及連姻 宮禁依倚 內勢欲取壺串
牧場作田公爲太僕提調引法不許又稱 上旨必
欲得之公固拒不從安老銜之其貶斥在外也有欲
放還者公又數寢之及當柄用謀復私讐搆禍 朝
廷公謂李相荇曰安老決不得爲善人矣由是積怨
百計擠陷會癸巳洪礪獄起公 啓王室至親不宜
拷掠禁庭羣邪以此藉口詆公故緩大獄復罷相爲
領樞公以耆舊義同休戚不顧觸諱入侍 講席啓

曰日來災變未必非濫徵所致時據左右言地者皆安老羽翼其逢迎掊撫攻之甚力蓋公之在朝實羣邪所忌甲午褫其職公不欲遠違都下寓居楊根村墅石田茅屋人所不堪而公處之有裕乙未復鐫秩放歸田里公遂居于懷德農舍安老猶以爲未快竊令人潛伺公過竟無所得丁酉有言 禧陵葬地不吉而還之以公嘗爲揔護使掌其事羅致重律家人葦奔走號泣公方與人博六了無動色俄報未滅長流金海即促裝入夜寢息如平時明發登途亦無顧戀意夏潦路泥跋涉山谿加以押負刻日驅迫艱楚萬

狀僕侍有怨及安老者公輒止之曰死生有命豈由
人爲賦詩叙懷有積謗如山竟見原此生無計答
天恩之句其忠厚氣象如此在貶月六穀而三兒見
敗即 賜環拜領樞無領 經筵入京之日都人聳
觀巷市爲空如司馬自洛赴闕之時朝野引領望其
復相而忽感疾不起戊戌十二月甲申也春秋七十
七纔屬纊靈光自屋宇直上于天如虹霓之狀甚可
異也訃聞 上震悼輟朝市三日 贈賻加常數連
遣近侍吊孫致祭 東宮亦如之太常易名曰文翼
忠信愛人曰文 思慮深遠曰翼 官庀喪事四月日葬于廣州省達里

亥坐巳向之原從先兆也今 上初年論輔相功配
享 中宗廟庭夫人宋氏恩津世族禮曹正郞諱順
年之女性溫惠御婢僕睦姻鄰恩而有禮宗族之貧
不能婚葬者給資撫視咸得其歡心子孫亦遵奉敎
誨不敢怠傲率成惇厚之習世之談家法之美者必
以鄭門爲先自公卒夫人過哀成疾後五月而繼逝
壽七十八公有四子勞謙南部主簿鶴謙 慶基殿
叅奉督先公歿益謙司宰監副正福謙江華府使側
室有四男長純次和司譯院正次尙律呂習讀次種
主簿娶弘文館典翰金勿女生一男一女男曰惟仁

登癸卯科奉常寺正女適郡守申汝樑祭奉娶奉事
權操女副正娶别坐崔自湜女生一男曰㮨義翊衛
司左翊贊後娶生員李承亨女生四男二女長㮨禛
生員次㮨愬進士㮨禧㮨醇女長適李衍次適張進
府使娶祭奉李壽永女生二男五女長㮨吉戊戌春
擢魁科 中廟特遣使者 宣喜于祠公且 賜宴
需設慶筵舉世榮之今爲禮曹判書弘文藝文兩館
大提學次㮨慶女長適直長李文殷次適司評金瀎
次適别坐洪德壽次適愼文彬次適李應生正娶進
士具元之女生一男曰芝衍生員曾孫男女揔四十

餘人公姿狀奇偉長身美鬚神清而骨秀望之不似
塵世中人寬洪樂易與物無競平居休休焉只是一
團和氣及當國論毅然之色凜不可犯羣議紛爭片
言決之渙若氷釋口未嘗言人過惡有善則揚之若
不及人人飲德莫不傾心愛戴自奉儉素如寒士屢
處權地門無雜賓公退則坐一室讀書史不事營殖
不喜聲色每以耽樂喪德爲家庭戒燕山時史禍大
起言犯觸忤無得免死公監抄史稿多所脫話 中
廟朝矣 廢廟主委公治之衆意與僚謀陷 廟郎
者所爲爭欲拷訊公獨以爲不然後得賊果如公料

局量恢恢光明正大充之以學力非意挫辱曾不少
撓忠 君憂國之心老而彌篤朝野倚之如蓍龜士
林仰之若山斗以身繫 國家安危輕重者殆三十
年嗚呼若公者眞所謂社稷之臣矣世讓猥以無似
受知於公公在中書三邊爲舍人見輒諄諄教以行
己之方敬佩終身未嘗暫忘今也退休林下歲將兩
周追思往日恍若夢寐公之孫大提學稚言自述公
行狀與公之猶子判中樞前大提學士龍具書授言
讀尚俾來示世讓曰吾先祖下世二十有三載而墓
道之石猶未樹 立子嘗被先祖鑑賞出入門下者久

矣知先祖之詳無如子敢以銘文為屬噫先相公盛德偉績赫赫在人耳目昭載 國乘奚贅余説況余迫桑榆心志昏憒不可以不腆之文揄揚大賢之事業辭之再三尚也踵門累日逺之不置顧惟情誼難可固辭遂纂次狀辭而叙之銘曰

天生俊乂為邦之祐 明良相值斯謂際遇 巍巍中考德邁舜禹 夢卜求賢是置左右 猗歟我公應期大受 量深滄海望重喬嶽 訏謨密勿夙夜勵翼 臨危處難屹然正色 萋斐成錦士禍罔極一言回 天雷威乃息 若歲大旱甘澍霈然 但

慰三農斂叨不專　釋負居閑志切匡救　誘引縫
掖推轂恐後　嗟彼瑣瑣寧容藻鑑　不自改飭反
事搆陷　雲山瘴海靡歲寧居　公心無累任真如
如　浮雲忽散白日騰輝　魑魅遠適鸞鳳高飛
廣襲元老復踐台躔　輿情方渴公疾不瘥　司馬
再入魏公扶日　挺挺相業前後一轍　美哉蘭玉
克紹遺慶　猶子曁孫繼掌文柄　詩禮之學公門
莫盛　有德有後載擢汗青　易名記實終配　廟
庭　我最其迹以賁泉扃
崇政大夫前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
大提學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世子貳師蘓世
讓撰

嘉善大夫前工曹參判李滉書

嘉靖四十一年歲在壬戌八月 日立

府君卒長男勞謙先逝孫惟仁承重奉祀傳子芝
衍芝衍無適嗣傳庶子別坐繼蕃繼蕃傳子進祺
至今 上庚申進祺年已八十老不能理家其子
元老攝奉祭祀是年夏元老死於鞫獄秋有筵臣
啓于 上曰 中廟朝相臣鄭光弼有救護已卯

士林之功輔相累年德望甚重歿後配享 廟庭
世數國朝名相鄭光弼居二三矣其長曾孫芝衍
又相 宣廟而芝衍無適子以庶承適兌入元老
即芝衍之庶曾孫也鄭光弼神主時在元老之家
而元老旣以罪死今不可不移其祀于嫡派矣左
議政鄭知和即其門長令知和擇定可以主祀者
主之實合於 聖朝記功宗繼絶世之道矣 上
曰鄭光弼有勲烈立其後孫以爲奉祀之地可也
臣知和覆 啓曰今當歸祀於次宗而率皆居在
鄉曲窮不能自存徒以宗序屬之則有移祀之名

而無堪奉之道殊非承 命擇定之意不得不擇
於諸宗中仕宦受祿之家今托之於右叅賛載嵩
而仍念士夫家興替盛衰無常日後後孫不能成
立不堪奉祀則其時門長又擇仕宦食祿者定其
主祀一遵此例永永爲式 上命禮曹依議施行
以其年日南至移安府君神主于載嵩家載嵩以
壬申二月卒奉移府君神主于東平尉載崙家

府君捐館之嘉靖戊戌後一百六十四年今
上殿下卽位之二十八年壬午五月 日記

鄭文翼公事蹟附錄

○中宗大王實錄曰丁卯正月壬戌 上御夜對講大學衍義至漢元優游唐代姑息叅賛官鄭光弼曰優游姑息乃人君之失政漢唐之亡皆由優游姑息也在聖治之世一小人在位一君子在野若不關於治體或至陵夷則一小人可以亡國一君子足以興復進退賢邪所關甚重尤不可不愼也大抵人君好學宗社之福也然徒學其文不體其實則終無益也必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善者而改之然後爲得也

○實錄曰丁卯十一月甲辰 上御朝講鄭光弼以

同知經筵入侍至春秋齊桓公事奏曰桓公用管仲而齊國理用豎刀易牙而亂君子小人進退實關國家治亂是日拜禮書判書

○實錄曰體察使柳順汀啓曰須以有物望者爲都巡察使以整軍令請擇重臣帶勇銳之士預先防禦鄭光弼有物望故擬之耳 上曰可以大司憲鄭光弼爲全羅道都巡察使

○實錄曰成希顔宋軼議卜相以金應箕鄭光弼申用漑三人書啓希顔啓曰三人中光弼則自少沈重喜怒不形倚望甚重光弼當先用也金應箕爲人雅

重持身雖無異於聖人若國家大事則非光弼不能
爲也申用漑有才人也然豈以十用漑而易一光弼
乎今日 上至誠卜相不可不以實啓史臣曰鄭光
弼休休有容相器成希顏曾謂如光弼可謂視於無
形聽於無聲歎之如神明史臣又曰鄭光弼爲人度
量寬洪思慮深遠凡所作爲不露圭角入相之後謀
議國政集衆議而斷之於已衆心洽然眞宰相也史
臣又曰鄭光弼氣岸魁偉謀猷遠大又有才局人皆
以爲得相

○實錄曰 上諭鄭光弼曰予嘉卿器醇而深猷遠

而博玆以寵陟以示殊恩毋煩遜辭益加忠輔又
諭之曰卿有局量弘毅謀猷深遠輔之以學力持之
以謹愼故擇之
○實錄曰先是壼位未定淑儀朴氏寵冠後宮欲援
章敬之例自陞中位　上欲從之而不知大臣之意
如何令懇辭求之於鄭光弼金應箕申用漑等試觀
其意光弼獨奮然不許曰正位當更求淑德名門不
可以側微陞遂以眞西山大學衍義齊家之要範祖
禹擇后之事進諫朴氏之意遂沮　上意亦定於納
新妃士林聞之相語曰光弼此擧雖宋韓富無以過

也

○實錄曰乙亥三月己未　中宮尹氏(章敬王后)昇遐八月壬戌潭陽府使朴祥淳昌郡守金淨上疏請復愼氏坤位　上下其疏于政院而　傳曰此是大事豈可聽小臣之言而爲之乎雖下該曹亦難施行留此疏於政院可也乙丑大司憲權敏手大司諫李荇執義許遲司諫金乃文掌令金璞持平蔡忱文璀獻納柳墩正言表憑啓曰朴祥金淨上疏敢發邪議至爲駭愕請拿致詔獄推其所以其疏不可留中速示大臣使下人洞知　上意可也　傳曰予亦初見上疏

以爲國家大事輕率議之予意亦欲推問其由但因
求言而上陳故置之不用而已不必推治玆以命留
政院耳今聞臺諫所啓果是矣依所啓推之又卽召
議政府堂上兩示之領議政柳洵左議政鄭光弼右
議政金應箕左參贊張順孫右贊成金詮右參贊南
袞 啓曰國家大事已定多年而今發狂妄之議至
爲非矣罪之當矣然雖拿推豈有他意必以疏中之
意置對耳大抵求言之後所陳雖極狂悖拿來推之
似爲過矣 傳曰祥等在侍從久矣言之無難而乘
三勳已亡之後敢發此論豈無邪意乎推其情則人

心可定而邪議亦熄矣洵等三啓不允丁卯以 備
忘記命推朴祥曰愼氏反正之後朝廷舉大議共請
廢出國論一定 章敬王后已封王妃上告 天朝
一國臣民戴爲國母爾等迺曰肯抱欝欝久矣前此
不能伸枉者正以 章敬當壼若復愼氏難爲 章
敬地耳今 章敬上賔故汲汲陳之 章敬若不上
賔則置 章敬於何地乎爾等身事 章敬衰毀之
情義當柔殄必是爾等嘗有無后之心明矣此何意
耶爾等之言若曰正則嘗以臺諫侍從不爲難言於
今 坤位有缺三勳已逝見其勢乘其間以爲 上

必欲復愼氏窺覘 上意搖動羣心是何意耶乙亥
義禁府以朴祥金淨供招啓曰朴祥等因求言之敎
妄謂盡言不諱似無他情但秉間陳疏情由不爲承
服刑訊何如 傳曰其勿刑推只以欲復愼氏妄生
邪議遲晩取招事判付可也義禁府照朴祥金淨罪
杖一百徒三年告身盡行追奪以 啓命杖贖徒配
朴祥于南平金淨于報恩戊寅朝講領事鄭光弼特
進官高荊山成夢井知事申用漑說經任權力陳朴
祥等不可罪之意 上不從
○實錄曰正德丙子十月庚午 御夕講參贊官金

硡曰燕山君得罪　宗社屬籍當絶然若絶祀則似妨親親之道臣意非止廢主魯山亦無後此亦可祀令日延訪時並議何如奇遵曰魯山罪不如廢主令若祀之則於　聖德厚矣　上曰見武定寶鑑魯山事關係且已久矣不可議也　御宣政殿延訪鄭光弼金應箕申用漑等光弼曰魯山事今日自　上下問此美事也然　世祖初即位時事在後世未可輕改　上曰魯山事予意亦以爲不可輕議金安國曰魯山燕山被廢均也宜並考古例而爲之丙子　御朝講侍讀官蔡忱曰魯山燕山立後事近與大臣議

之大臣等以爲魯山年代旣遠不可立後以廢主見之則魯山暗弱不克負荷而已非得罪於 宗社者也豈諉諸年代之遠而不立後乎憫其孤魂無托則當立後也司經奇遵曰若立後只於燕山而不及魯山不可也皆令立後則國脉延長而 聖德亦至矣古者不特祀帝王之無後而至於大夫之無後者亦令祀之使有所托況旣爲人君而孑然無托則豈非聖朝之累乎以 祖宗在天之靈見之則皆是一㨾子孫或孤魂無托其得安乎 上曰若立後則年代之遠不可計也當更議以定丁丑 御宣政殿延訪

大臣議燕山魯山立後事鄭光弼曰燕山魯山立後事前日因講論禮記而發臣意欲自　上使之不絶其祀耳魯山自　先王朝無神主今作神主又造墓宅勢甚難矣雖好恐不可爲也使禮官磨鍊不絶其祀則　國家之意厚矣　上曰魯山立後事在　先朝以爲難也更計之雖得罪而孤魂無托在所不忍使宗親爲之後何如立後不妨則當立議之何如應箕曰宗親則不可以寸外踈遠之人只祭四名日魯山燕山一例爲之用漑曰事甚重大而論議各異可議處之十一月戊寅遣史官議魯山燕山立後便否

柳洵議曾山見廢是出 祖宗處置其事重大 殿
下令以繼絕爲重迺欲置嗣仁則至矣然亦未可輕
議宋軼議曾山事年代已久其絕祀根因今難考矣
當博考古例深慮後事裁自 聖心不可輕舉朴說
宋千壽議立後以奉其祀實合先王繼絕之義 傳
于政院曰雖不復議當自上斷之若不得已立後則
當以親屬而燕山曾山今已絕屬籍若以疎屬無職
者爲嗣則襲爵亦難未得襲爵則其祀亦未久而還
絕矣如不得已當如大臣所啓國家爲之設祭則可
永享不廢矣立後則不可也其言于該曹磨鍊節目

以啓 傳曰無依據故以立後爲難今宋氏愼氏皆
存其令各自立後可也
○實錄曰領中樞府事鄭光弼卒史臣曰光弼宇量
宏遠休休有容似若不露圭角至於當國大事凜然
有氣節再爲首相多有匡輔之力朝野倚爲己卯之
人將被重典叩頭極陳至於夜深手自秉燭再進力
救冀回 天意士林之禍不至於燎酷國家元氣賴
以維持厥後三凶用事構三遷之說啓遷陵之謀必
欲置諸重典而不得竟竄于外金安老因光弼之族
恐動之曰朝廷終必加大禍莫如自盡光弼聞之曰

死生在天豈以入言自殞性命朝廷雖加誅戮余所
不惜祗竢 上命而已及安老伏罪首被徵還朝野
相慶入京之日至於市童馬卒望其來曰鄭相還矣
莫不欣抃間有泣下者將擬復相未幾而卒時論惜
之

右九則乃府君之孫修撰鄭惟清所錄蓋 宣祖
大王將撰名臣言行錄 命史官考出 列朝實
錄故抄其中事係文翼公者云

○安貞愍公瑭之孫璐所著己卯錄曰鄭文翼公風骨奇偉肯次恢曠外和內剛早負公輔之望有器局而善應接言貌休休而畦畛甚嚴 中廟朝成希顏常服其度量歷選一時人材以光弼爲首自處巖廊務得衆心先事而獻炳幾而憂安危之機邪正之分屹然有奔波砥柱之力人稱有古宰相風焉正德十四年己卯十一月公方爲領相時南袞將搆陷趙光祖等諸賢詐稱南書房着草笠麁布衣足穿破屨步至公第呼門者使入告但言客來門者認其貌知其爲袞也入告曰有客到門觀其貌是南判書但衣冠

草草如賤人公大驚顚倒出見則乃袞也袞問曰公
何爲此耶袞具道其所以因曰此輩若留一人其害
無窮　上今日必招公議之公可勉從　上意除去
無遺然後國勢得安不然多有後悔不可不深思處
之或以危言恐動或以甘言誘之公正色曰公以宰
相爲賤服歷都市而來大是可愕事謀害士林本非
余心可忍爲此乎袞大怒拂衣而去有頃承　召詣
闕袞已贊成其事爲一打盡除之計器物已具於庭
公入侍涕泣淚垂兩頰衣袖盡濕諫曰年少儒生不
知時宜妄欲引古施今而已豈有他意必垂寬貸請

與三公議罪 上遽起還內公趨進引 御裾叩頭
乃 命下光祖等于獄召左議政安瑭公仍與瑭共
請與朝廷議罪反覆伸救分配有差十二月大司憲
李沆大司諫李蘋追論加罪又劾三十五人請幷竄
逐公極諫不可遂與衮有隙卽左遷領中樞南衮李
惟清爲左右相分輕重罪之丁亥衮死公復入相癸
巳金安老執政公又罷相安老掊摭公 禧陵摠護
使時事嗾臺諫發論欲殺之 上命竄于金海顛沛
百罹少不介意時李相荇亦謫關西安老貽書二公
曰觀朝廷意必不相貸莫如早自决也李荇放飲成

疾而卒公笑曰朝廷以老臣有罪朝夕誅殛則當伏國典以一礪百可也況死生有命彼焉能殺我哉略不動心及丁酉安老伏罪以領中樞召公還洛中僮僕持朝報倍道而往中夜至謫所足繭口燥僵卧不能言子弟惶恐探囊中消息則乃吉語也即白之公曰然乎雷息鼾寢明朝見其書還都之日都人以手加額喜逆相慶

○己卯錄中左議政安瑭傳其略曰己卯十一月十五日夜五更府胥吏來言三更領相鄭公承 召詣闕令有招三公之命安公驚起詣闕夜尚未艾也首

相鄭公獨坐賓廳安公問事由鄭公揮淚掉頭咄咄
不忍語但道戎器已具殿庭云耳安公遂與鄭公力
請會朝廷議罪反覆論啓乃　命召叅議以上而多
官共啓伸救
○吏曹叅判李廷馨所著東閣雜記曰趙光祖等並
拿致闕庭或有言不可不使首相知之乃　命召鄭
光弼入對使示光祖等罪案光弼曰重事不可輕議
收羣議以定之可也　上命南衮草　傳旨竄謫進
于　上前案中有誣上行私之語光弼啓而去之李
耔罪名在金湜之上光弼亦啓而脫之　上命盡遣

兩司玉堂光弼請勿遆再三啓之 上只許勿遆玉
堂官曰禁府照啓判付曰光祖凈賜死湜緣杖一百
遠方安置自任遵世熹薰遠方付處鄭光弼等在賓
廳承旨金謹思出傳 上旨時日暮張燭光弼聽
教捫燭驚顧左右即入對啓曰小臣在朝亦久豈料
今日有如此之事乎此人等但以愚戇不識事理以
致如此若干重罪則臣等豈不請之乎光弼進啓時
淚緣白鬚交滴 上曰此果重事當更思爲之召承
旨成雲教曰光祖等四人決杖遠方安置自任等四
人遠方付處光弼退賓廳又啓曰此人等既免死是

天地之仁也但皆病弱若杖而遠去則死於中道未可知也恐朝廷得殺士之名而無殺死之實也 上不允五啓而 上又不允後憲長李沆諫長李蘋等請罷安瑭崔淑生等三十六人 中廟引見兩司長官又 命領議政鄭光弼右議政金詮入對示以臺章及黃李湙等請誅趙光祖等疏曰此請罷事何以為之光弼力諫其不可詮亦以為不死歷歷洽之上遲疑不決翌日 教以大臣視國事如他家之事盡遆領右相以 御筆除南袞李惟清為左右相

○東閣雜記曰嘉靖壬辰 仁宗在東宮時有灼鼠

咀呪之事且作假像懸木牌書不道之言捕可疑人鞫之指以　仁宗廢母朴嬪所爲　中廟賜朴嬪及其子福城君嵋死其女兩翁主廢爲庶人唐城尉洪礪死杖下光川尉金仁慶竄外左議政沈貞以交結朴嬪亦賜自盡連累被罪者甚多鄭光弼鞫獄以爲涉於疑獄且王室至親不可拷掠欲緩之而不得翌年癸巳又於闕內臺諫廳懸假像掛木牌書凶悖之言臺諫等卽啓以洪礪餘黨尚在又試前日之謀曰欲發明前事云云　中宗命招三公兩司禁府堂上入對又以老成之人不可不使知之幷召領中樞府

事鄭光弼 上曰此與匿名書無異前則於東宮爲之故驚異而推之今予意燒破則朝廷可靜也光弼進啓曰大獄不可數興燒破之教至當人心如此而大獄屢起近來天變甚多未必不由於此也弘文館副提學權輗等上疏論鄭光弼以爲屢起大獄天變由於此其言至爲悖理復引天災欺誑 殿下不幾於一言喪邦云云光弼之言真得大臣告君之體而醜正之輩公肆詆斥如此其古所謂欺明者乎

○東閣雜記曰鄭光弼宏厚有量李相克均一見以公輔期之時閑史局克均爲摠裁官光弼纔學正

擢授都廳之任一委編摩燕山時謫牙山尋又拿來
罪在叵測親舊涕泣送餞忽有以廢立來告者座中
皆歡呼失次光弼夷然曰此乃為　宗社計也仍却
肉楪曰未知故主生死也見者歎服成希顏嘗曰百
申用漑不能當一鄭光弼為之代為相

○東閣雜記曰　中廟嘗於　經筵講禮記論及秦
厲公講官金礎奇遵等微及為燕山立後之意領議
政鄭光弼亦諷諭之　上延訪于他大臣並論燕山
魯山立後當否又令弘文館禮曹博攷古制竟以議
不一而罷只令魯山夫人宋氏燕山夫人慎氏生存

時官給祭需以祭之
○東閣雜記曰正德戊寅兩司玉堂藝文館交章請罷昭格署大臣等亦啓之累月不允副提學趙光祖請面對極論之翌日又率館員伏閤四啓不允光祖愀然謂同僚曰日已暮矣言官皆已退我輩雖被罪責當竭誠論列終夜不退以回天爲期俄而 上教曰此事予豈不料只以其來已久而難之耳明日召大臣議而罷之厥後光祖等被罪嘉靖乙酉因 慈殿未寧 上召大臣諭復立之意鄭光弼等議以旣罷不可復立 上令更議光弼等再三以爲不可最

後啓曰自 上非不知其不可而爲 慈殿如是下
教臣等不敢獻議遂復立

○東閣雜記曰令政府薦人三公鄭光弼申用漑安瑭等薦金克成文武兼備可堪重任成雲李芑才氣可用芑亦合邊寄李蕣有可用之才不宜以一時被論永廢不用金湜鄭浣朴薰朴英有才行

○東閣雜記曰 中廟朝嘗失 原廟神版一位人皆疑下輩欲陷殿官而爲之因叅奉及守僕等鞫之竟不得端緒鄭光弼爲推官以爲乃疑獄若期於得情則嚴問之下必多寃濫啓緩之無枉死者刑曹偶

捕賊人問前後所偷取位版藏諸某山巖下
依其言尋得之人咸服光弼識見之神
○東閣雜記曰金安老憑藉公主之勢欲割受壼串
牧場爲田鄭光弼爲司僕提調執不可曰國家牧馬
之地決難割給勢家可待老夫死後爲之安老深銜
之時議遷 禧陵 章敬王后陵也 以光弼嘗爲摠護使奉安
先后於不吉之地搆捏請置重典 中廟減死流金
海光弼先已譴罷歸懷德村舍不意金吾郎馳至家
人皆驚惶涕泣光弼方對客而博呼盧不輟俄審末
減流配稽首曰 上恩至矣逮夜寢睡鼻息如雷明

朝束擔登途無一毫見於辭色未幾安老敗安老竟受牧場及被罪還收之

○東閣雜記曰李沆者世仁之子也 中廟改玉之初世仁爲諫長有直聲沆以無行不容於士類已卯爲慶尚右道監司與左道監司文瑾約會於一處適於是日有以光祖等被罪事來言者瑾愀然託疾入房沆揚揚自得徹夜宴樂未幾召拜都憲鄭光弼曰我沆之父友也沆豈不從我言可以救解善類沆陷害士類不遺餘力非徒不聽光弼之言終乃駁光弼其邪毒如此其赴召也咸陽郡守文繼昌以詩送之

曰明公此去似登仙盤錯應須利器剸畋後豈無三窟兔佇看一鶚上秋天流喜而受之士林側足

○東閣雜記曰李賛成繼孟倜儻有大節鄭先弼丞稱有宰相才己卯士類處事過中繼孟頗裁抑之遂被劾退歸金堤村舍及先祖等敗拜贊成繼孟略不以前事芥懷每歎善類見擯羣小得志欲爲伸救大忤衮等沉滯西樞散秩而卒

○東國名人別號集錄曰文翼公鄭先弼別號守夫

○林塘年譜曰文翼公謫金海有詩曰積謗如山竟見原此生無計答 天恩十登峻嶺雙垂淚三渡長

江獨斷魂漠漠孤村雲潑墨茫茫大野雨翻盆暮投金海南城外草屋蕭蕭竹作門公之兄子大學士湖陰士龍嘗曰世不以文章稱叔父者揜於功德也此一篇足以嘗鸞知鼎云

○右贊成李文成公珥栗谷別集曰曰朴汝龍問劉忠定公能前知來事而且不動心事栗谷答曰我朝鄭光弼非學問之人亦有可取在謫時京奴忽到僅于門外氣惡不能言家人洶懼以爲自 上賜死其奴氣定然後問之則金安老已貶黜矣一家轉懼爲喜時光弼方寢伺其覺以告答而還宿別無喜色其

在慶朝時將戮于京係械至驛亭人以反正告輒泣
曰下無道宜之以正者乃至於此悲夫如此人亦不易
得
○奇大司成大升高峯論思錄曰隆慶己巳閏六月
戊申 上御經筵下問曰金安老敗時孰爲主張耶
奇大升曰安老既敗復入欲殺賢良至遷 禧陵而
文定王后方爲國母又有廢立之意其禍逼於人主
中廟不知其處之之道戚里之人知其意言于臺諫
而啓之 中廟即命禁府拿出矣辛應時曰凡罪大
奸假手於戚里故戚里之勢自重矣大升曰其時慶

置雖不能正大而旣罪安老引進己卯之人鄭光弼亦登庸此則終爲善處也

○李判書塈所著松窩雜說曰鄭文翼公爲羣少所搆罷黜于懷德縣朝夕甘滑有所未供一日官人獵於前山脫死之鹿投入於公之所寓之籬子弟等不知其從何來以爲天賜而遂捕之設饌進之主倅聞之以爲罪人而偷食進上之物亦有罪也發差徵之立門督促擧家遑遑莫知所爲適公之親族作宰於隣邑者偶送一肩從其所持之人納之於官而解其怒及公還朝朝廷聞之斥黜其倅公以爲門蔭之官

怵於權勢而亦出偶然非其情也不宜深責力護復叙而終不得也

○松窩雜說曰鄭文翼公著龜德望蓋於一世而安老特惡之其遷改 禧陵專為殺公而發也舉朝爭之請置重典 中廟聚會衆臣於闕庭使各獻議一二臣外皆曰可殺 中廟特原之遠竄于金海府府與東萊郡接境乃公之本貫而始祖墓在焉公略備酒果令子弟往而拜掃時武夫為縣令者聞之欲媚於安老乃大言曰鄭某以罪謫居是乃庶人只可祭其考妣而已豈可遣其子弟祭遠祖於越境之地乎

多々發健卒舉杖驅逐使不得接跡公之子弟等在境
上望而祭之而還縣令以鄉所等與罪人同心容護
子弟其罪亦重搆以他事送關於京所請遞其任其
冬安老被死公乃還朝復爲京所堂上而縣令之論
關猶在公以爲城主關文不可久滯即令從其所指
而遞送縣令之姦譎有甚於懷德之倅而公略無辭
色子弟等亦不發言故朝廷不能聞知至改品陞職
終保爵祿公之盛德真不可及也

○松窩雜説曰鄭文翼公當清流將設賢良科也三
司亦並請之公獨以爲不可曰賢良之名雖善三代

之下固不可爲也　中廟不聽及諸賢斥死之後所立善政一切反之擧朝請罷賢良科公亦以爲不可罷也　中廟謂公曰設科之初擧朝皆以爲可而卿獨以爲不可設也今之將罷擧朝皆以爲當罷而卿亦獨以爲不可罷也卿之所見每與時議相反何也公對曰臣於當初固言其不可爲也今旣設科給牌除職安可罷乎一設一罷國家政令不宜如是之顚倒也　中廟亦不聽公之所言雖不見施於前後而直截難拔之氣眞無愧於古大臣者矣

○松窩襍說曰鄭文翼公在己卯年間爲首相　中

廟因災異延訪于思政殿左右迭進各進弭災之策
韓忠進曰聖上雖勵精求治鄙夫敢據首相之位災
變之作必有所由而治道之成不可望矣及退賓廳
右相申用漑作色大言曰新進之士面斥相臣此習
不可長也公顔色自若揮手止之曰渠知吾輩之不
怒故發此言也若少有忌憚雖勸之必不肯也於吾
固無所損而年少敢言之風不宜摧抑之也用漑服
其言而聞者以爲有大臣之量

○失名氏識小錄曰鄭文翼公有識鑑薦用人必先
觀其容貌故所擧多至大官黃政丞憲初登第以承

文正字請公郞公款待而饋以食辭去起送之視其背良久還坐子弟問其故公曰此人貌豐而秀必至卿相觀其飮啖必速升而早敗背不及面當無子也黃末榮登庸纔入政府而削官又無子皆如公言

○識小錄曰文翼公每食以其餘只令孫鄭左相惟吉曾孫鄭右相芝衍食之他子弟不得與李完城憲國以時以族孫往省方飯二公適不在食訖熟視完城呼侍婢輟而與之完城食而辭退侍婢相目笑曰彼亦有台鼎之相耶其後完城登第官至左相以忠直受知於 宣廟八十而卒文翼蓋知之也

○識小錄曰鄭湖陰士龍少日無檢不爲文翼所賞士類多短之擯於外己卯禍起召爲司諫人皆憂之曰彼積憤久矣必將甘心文翼曰吾知吾姪雖持己不愼而必不爲害人之事也及入果辭避不與時議人以是多湖陰而稱文翼之能料人焉

○識小錄曰成昌山希顏有識鑑常服鄭文翼公爲眞宰相器自咸吉方伯入爲右揆皆昌山薦引也時議或以爲歉然文翼後當己卯有功於士林而相業彪炳與黃許異代齊名人方服公有鑑

○失名氏鶴山樵談曰我國名相以黃許爲首或以

前朝科第病之歇後無聞　中廟朝鄭文翼公光弼不愧前人

○朴參賛東亮所著寄齋襍錄曰鄭文翼公光弼有一同贅生見其婦姑之出隨其轎後東扶西擧高聲撿飭至家而止後日文翼公亦隨其行往其傾側寂無一語既下轎姑氏責其不如某公亦無慍色但唯唯而已又與韓判書亨允成大憲世純爲同榻友既同中進士初試又同中文科初試共上山寺約日當取大科如進士試不足赴也如有違者衆攻之一日公辭曰明日吾之生辰當謁伯氏而回諸公許之且

日毋忘前約公曰諾旣下山伯氏勉之曰明日乃會試名紙筆墨亦已準備不可徑還公告以有約則又責之公遂黽勉而入旣出即上寺諸公實不知也越三日家人奔告曰進士居末云諸公大譟依約衆攻之如今所謂擧風者公徐起而顰曰負約非吾本意故走筆免不作豈知居末以取困侮哉其年諸公與公並登大科卒爲名臣之冠語曰大賢若愚大德若訥公近之矣

○寄齋雜錄曰　成廟朝崔溥爲司諫鄭光弼南袞爲左右正言崔溥題詩契軸末句曰後人指點摩挲

處不知某也固某也忠崔公此句雖或偶然而成味其辭意似專爲二公他日行事而發者君子一言能不爲忠邪之鑑戒耶其可畏哉

○寄齋雜錄曰反正之後諸臣之在謫所者聞之或喜甚失笑或動色相賀或至有起而抃舞者鄭文翼公亦在牙山配所聞之嘻嘘垂涕者久之且不食肉曰不知舊主生死未敢也可謂處之不失其正也

○寄齋雜錄曰申文景公用漑鄭文翼公光弼爲金石之交文翼登對 中廟謂之曰卿有友歟果何人也對曰臣無友也唯有申用漑一人而已後日文景

入對　中廟又問之對曰鄭光弼乃臣之友也　上曰御二人可謂知己之友也己卯之變文景已卒人以爲文景若在必能鎭定使無變也文翼亦歎其早逝使我獨當此變也

○寄齋雜錄曰　中廟朝有人上告童蒙敎官某率其弟子將起兵謀反遂　命分捕之勝冠者數十餘人十五六歲者又數十十二三者六七十人而十歲以上亦數十人禁府桎梏鐵鎖過半奉足皆以索索繫項坐之於鍾樓下鄭林塘年方十歲隨同門諸兒而去經日不還父母尋之則亦在其中文翼公啓曰

臣之孫王壽（即林塘公小字也）年十歲亦在囚中敢來待罪但此皆無知小兒請審其獄 上使推官案之羣小兒等於南山上脫衣爲旗折松枝爲槍爲習陣之戲並無他端遂反坐之盧永孫鄭莫介之外自柳重榮以下告變反坐者相繼猶囂然不止其心果不可測也

○寄齋雜錄曰鄭文翼公既到金海安老必欲殺之嗾臺諫論之以依律定罪不測之禍不朝則夕子弟盡赴公所獨夫人在家號咷而已以元繼蔡參判公爲連姻之人一日夫人使女婢伻探消息元亦計無

所出召書者金孝命卜之對曰尚有十餘年福祿論議雖峻終必無事待我以安心元呼其婢曰此言如此庶有可望矣語未了下人來告曰已 允許矣其婢聞之抱卜者擗踴哭曰事已如此爾言何也元亦無言不知所爲卜者曰以吾所見推之萬無意外之慮而業已至此余亦何爲遂黽勉脫身而走俄有人來言臺諫蒙 允既散之後以 傳旨下曰減死既許而還止盖使之不敢再論也聖人之量果不可測也公於丁酉安老伏辟之後爲國元老極享 天眷之隆世以金孝命爲善卜實不知天自有定也

○寄齋雜錄曰戊戌謁 聖鄭林塘登狀元及第
中廟即遣中使馳諭于文翼公曰卿之孫爲狀元予
爲國家喜又爲卿賀也仍賜宴需即日唱榜拜爲正
言賜一等樂林塘騎司僕馬天童前導妓數十擁馬
首而來閭里觀者闐咽門巷文翼公方痛瘇苦吟亟
起而視之不勝大喜集客大醉後 上之賜不覺沉
痾頓愈撫林塘背曰眞孝孫也滿座稱賀
○右議政張谿谷維所撰玄軒申公壽序曰談者論
國朝名相以黃翼成鄭文翼爲稱首翼成當國家休
明昌大之會 世廟以神聖臨乎上不下巖廊坐享

太平蓋得順風之勢焉文翼身遘齕危志業不大展其炳炳表見者惟己卯一節耳然皆足為一代宗臣

○尹文貞公根壽所著月汀漫錄曰鄭文翼公與金濯纓馹孫俱受兩南御史之命同日辭朝抵龍仁縣以其相善也偕宿客館之一室濯纓慷慨論時事語多過激文翼屢止之曰言不可若是濯纓奮曰士節亦為此卑下之論何忍作無氣節之腐儒耶達夜竟不相契其後士禍大作濯纓不得免焉

○東陽尉申公翊聖所著樂全堂漫錄曰尚成安公震世居林川其先不大顯其父察訪公筮仕僑居于

長興洞口成安兒時率羣兒嬉戲於街上鄭文翼光弼爲首揆時見而異之令小吏挐來至其第餉以飮食亟加稱賞曰此兒異日當坐吾坐但避事少達白耳成安果登元輔在相位者十六年享太平之樂而女主臨朝故雍容養重一如文翼之言異哉

○金判書時讓所著紫海筆談曰鄭文翼光弼孫惟吉曾孫芝衍昌衍皆秉軸雖袁氏四世五公未能過之

○鄭文翼公光弼夫人恩津宋氏考諱順年禮曹正
郎 贈弘文館副提學祖諱繼祀判官 贈司憲府
持平曾祖諱愉副司正號雙清堂外祖藝文館直提
學安東金孟獻

○判中樞鄭公士龍所著湖陰集曰文翼公夫人以
嘉靖己亥六月二十日卒八月祔葬于文翼公墓左
湖陰操文以祭其文曰我祖叅賛實有茂德毓慶四
鳳仲氏挺特曰予佳子亦須良配聘于名家以夫人
對入門婉娩媚于舅姑宗黨送嗟姻婭交愉遠夫子
貴內治益卲德爲時式我助豈少 恩紆誥花籍通

天閽旣大門闌又多子孫好合之歡六旬有嬴享有
胡福世莫與京盛滿多虞權倖肆憾遠斥南裔莫白
黷黷契濶疢心以底沉嬰竄殛稔盈 天鑑孔明盡
室脩門相對如夢忽復官封復爲時棟豈意不憖遽
捐門館奉亡之痛日抵憂懣頓卻醫藥竟至奄忽捐
之義烈足動存没士龍夙遭失恃實丁未亂恩深顧
育酬報蓋闕老成凋謝緒業莫續後生何依不能衛
足紼紖將舉祖載已剋薦薄致訣銜痛罔極

附水竹鄭公上疏 光海六年甲寅三月初六日進

右議政臣鄭昌衍伏以臣伏在病中接得吏報副司直鄭蘊陳疏狂妄物議沸騰遂有拿囚之命皆渠所自取誰復怨尤仍竊伏念蘊身已死無他日可要之福討逆方嚴有目前必至之禍蘊雖至愚其知不爲身上之利則明矣無身上之利而犯不測之罪者豈不以我 聖上至仁之德包荒之度服乎人心自臨御以來危言異論之觸犯 天威者何限而未嘗有一人抵死者抑此爲恃而言不知擇有似稚兒之愛父母而然也今 上不原其情惡言之唐突繩之

以護逆鞫之以刑章則蟻命之溘盡固不足深惜其
爲國家之不幸可勝言哉伏願　聖明少霽雷霆之
威益恢天地之量務從輕典曲貸危喘則豈徒　聖
德之流光收衆心壽國脉之道亶在於此矣臣與鄭
蘊素昧平生只於掌樂院臣爲提調蘊爲僉正仍與
之相見而已臣孱蒙　聖澤義同休戚國家禍福臣
無獨免之理雖蠢然無識何敢有一毫他心歟　殿
下哉顧惟疾病沉痼朝夕待盡既不能出謝　恩命
又未得趨赴　召旨席藁俟罪之不暇而敢以僭猥
之說干瀆　宸嚴罪當萬死懇乞亟罷臣職名官資

以謝公論臣不勝憂惶戰慄之至

荅曰省疏具悉卿意當議處焉安心勿辭速爲察職

堂叔東平公載崙裒錄　七代祖文
翼公詩文若干篇及碑文遺事末附
高祖水竹公校桐溪䟽一本作爲一
冊藏于家及小子出宰嶺邑畀令鋟
梓小子謹受而來甫閱月而工告訖
不惟後孫羹墻之慕得有所托或不
無有資於後之尚論君子云

令

上殿下卽位之二十八年壬午九月

日七代孫陜川郡守鄭復先謹識